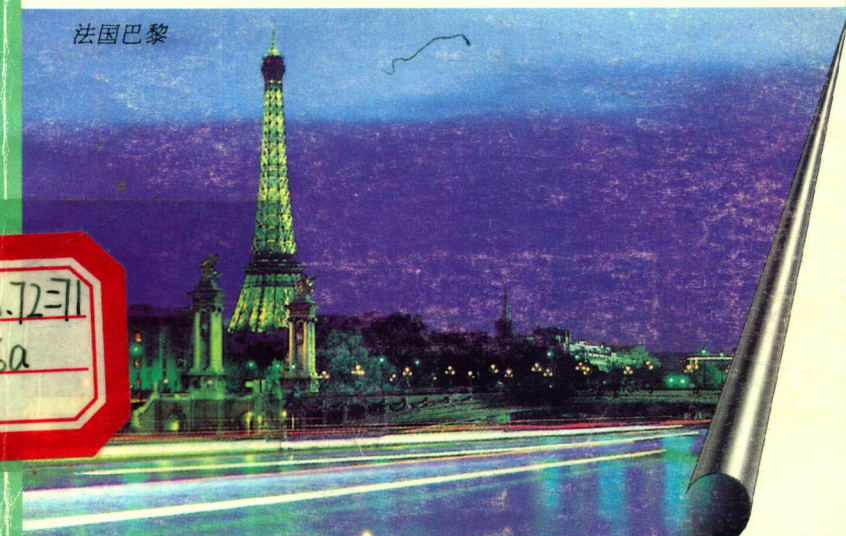


中外名人小传·第8辑

齐白石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法国巴黎



中外名人小传·第8辑

齐白石小传

沈松华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8辑

齐白石小传

沈松华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

ISBN7-80521-850-1/K·120

定价：80 元（全 20 册）

出生·识字

目 录

一、出生·识字	(1)
二、木匠生涯	(10)
三、步入画坛	(15)
四、五出五归	(26)
五、困厄与转折	(37)
六、国难当头	(67)
七、走进春天	(90)

一、出生·识字

星塘雨过跳珠急，

杏坞花开老眼明。

白屋有知应闷杀，

公卿不出出穷人。

——齐白石《星塘老屋图》题诗

这个“公卿不出出穷人”的星塘老屋，却出了个中国近现代杰出的画家、世界闻名的艺术大师——齐白石先生。他是星塘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湖南湘潭县城南，莲花峰、白石铺、烟墩岭的怀抱中，有个美丽的山村，叫杏花村，又名杏子坞。这里青的山，绿的水，红的土，树林茂密。村东紫云山脚有个水塘，相传有陨星落于此，故名星斗塘。塘边几间破旧的茅屋，就是星塘老屋。

1863年（清同治二年）阴历11月22日，齐白石一出生，就成了全家人的宝贝。祖父母、父母对这个长子疼爱得不知怎么才好。齐十爷最是开心：“子叫齐纯芝——纯是辈份字，家里人都叫他阿芝。”齐家非常贫穷，除了几间茅屋尚够一家五口人住下

之外，就只有一亩田。虽然这亩田比一般的要大一些，但要养活五个人，无疑是不行的。祖父、父亲只好想方设法到外面去找人家打工，抽空到紫云山上打些柴来卖，拿得可怜的几个钱养家糊口。整天劳累不堪的忙碌中，一家人勉强地维持着生活。

齐白石出生之后身体很弱，两三岁间一直病魔缠身，急得家里人团团转。他父亲齐以德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口上不大言语，疼急在心里。祖母、母亲更是心疼，想尽了办法，到处请医抓药，求神拜佛，也不见好。他母亲周氏是个很贤惠能干的妇人，娘家很穷，她父亲周芷若是个教蒙馆的正直夫子，在村里算是有点知识的人。齐家善良厚道，周氏嫁到齐家来，没什么嫁妆，但是穷对穷，能知心。婚后几天，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挑水、烧饭、种菜、养猪、养鸡鸭，什么活儿都干，想着各种门路为家里多添点收入。烧饭用的稻草，她见上面经常有未打尽的谷粒，觉得可惜，便捣下来，日积月累，一年也有三斗六升之量。又种麻织布，为家里人做衣裳，剩的布拿去卖。这样一个聪明贤惠的媳妇，令公婆高兴得合不拢嘴。但省吃俭用积下的一点钱，也不够阿芝这病的折腾。家里经常捉襟见肘，借债度日。幸好到阿芝四岁上，病竟然不知不觉好起来了，一家人总算松了口气。

齐十爷一空下来，总是抱着孙子乐呵呵的坐在门口。他把他珍藏的唯一的珍贵物品——一件掉了毛的黑山羊皮衣拿出来，将阿芝裹在怀里，哼哼小曲儿，讲个故事逗逗孩子。齐十爷是个耿直刚勇的汉子，嫉恶如仇，村里闻名。他眼看着太平天国起义被清王朝镇压，一支农民自己的队伍遭到失败，暗自叹息不已。那时候，一些跟着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勇，在战火中横抢了些财物，又戴上血染的红蓝翎子，回到乡里就得意忘形，自夸功劳，横行霸道，欺压敲诈，闹得乡里鸡犬不宁。对这帮走狗，齐十爷十分气忿，总是说：“长毛并不坏，人们都说不好；短毛真厉害，人们倒恭维他。天下事还有真是非吗？”有时候，他就搂着阿芝发牢骚。小阿芝眨着稚嫩而富灵气的眼睛看着爷爷，似乎懂得了爷爷的心事，看得齐十爷乐呵呵地笑了。这孩子是他欢乐的来源，他希望的寄托。辛苦操劳了一辈子，齐十爷没什么奢求，就希望孙子能比自己更有出息，他把所有的心血和爱都倾注在阿芝身上了。

阿芝永远忘不了爷爷第一次教他识字的情景。那是在他四岁那年的冬天，天色暗淡下来，齐十爷搂着阿芝坐在火炉旁，用钳子在柴灰堆上画了个“芝”字，叫他认识。阿芝照着爷爷教的一笔一画地学起来，很快就记住了。这是他开始学的第一个字，

从此他就跟文字结了缘。齐十爷每隔两三天教孙儿识一个字，天天练习，循序渐进。阿芝天资很高，学得快、记得牢，又好问，一家人都为他高兴。

可是现在齐十爷又犯愁了。三年下来，阿芝掏空了他所认识的三百来个字。眼看只有让他上学了。可是家里又实在穷得叮咣响。有时看看阿芝，总觉得对不起他。周氏明白公公的心思。细想了阵子，说：“儿媳今年推草，推下来的谷子积了四斗，存在隔岭那边的银匠师傅家。原打算再积多一点，跟他们换一只银钗的。银钗我不戴不要紧，把四斗谷子取回来，买些纸笔书本，让阿芝上学。明年我爹在枫林亭坐馆，阿芝跟外公读书，束脩当然是免了的。我想阿芝早上去，晚上回，上午间带饭去。这点钱虽不多，但够他读一年的书，让他多识几个字，将来记记帐，写个条儿，就不费什么劲儿了。”齐十爷听得直连连点头，多么有心思的媳妇啊！

“白石铺来官儿了！”

“哪儿来的？”

“黄茅岭，说是什么……巡检！”

消息来得很快，村里的人们不见世面，难得看到官儿。妇人们都拖儿带女地跑去看热闹。六岁的阿芝和母亲正在门外，隔壁三大娘也出来了。

所谓巡检，实际上只是县令下的一个小官儿，品

级刚够得上戴个顶子。这种官，要捐上几百两银子，就可以走马上任。原是乱七八糟，不值一提，只是天高皇帝远，这些芝麻官专会仗着点职权作威作虐，最是可恶。

“不去瞧瞧？听说是排齐了旗锣伞扇，红黑帽拖着竹板，都有兵丁开道，坐了轿子，可气派啦！我可先走了！”小铺的伙计一溜烟跑得没影儿了。

三大娘给说得来了兴致：“走，阿芝，三大娘带你去瞧瞧！”

“不去。”

“不去？可好看哪！你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官儿呢！”

阿芝还是摇摇头。母亲走过来，跟三大娘说：“瞧这孩子，性子挺别扭的，不肯去，你就自己走吧！”

三大娘跟着人群去了。阿芝以为母亲很不高兴，不敢吭声儿。母亲却笑着说：“好孩子，有志气！黄茅堆子哪曾来过好样的官，去看他作甚！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

这些话，阿芝一辈子记在心里，影响着他厌恶官场，高标独立。

枫林亭在白石铺北边山坳上，这里山岭起伏，树林深茂，翠浪迭青，鸟语花香。在青山怀抱中，古

庙王爷殿挑着檐角点缀其间。正殿尘封，香烟久绝。周芷若就在殿旁的两间房子里开了蒙馆。

阿芝家离蒙馆有三里多路，一大清早，母亲就给他穿上了新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由祖父伴着到了蒙馆。

外祖父已在门中迎接了。大门正对着一张孔夫子的中堂，前面八仙桌上供着神牌。照例，阿芝先在神牌前磕了头，拜至圣先师，然后再拜老师——外祖父周芷若。仪式一过，阿芝就正式成了蒙馆的学生。

先是《四言杂字》，再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阿芝天性极好，老师一提就能领悟，在原来三百来字的基础上，飞速发展，很快就超过了其他同学。外祖父非常喜欢这个用功而有天赋的孩子，不遗余力地为他讲解字词句，抽空又给他讲很多的传说、故事。阿芝如鱼得水，整天废寝忘食，学得津津有味。他特别喜欢诗歌，经常挂在嘴边背诵。每次爷爷来接他，外祖父总要赞扬他几句，说得他小脸都红了，爷爷则满意得胡子一翘一翘的。上学路熟了之后，阿芝就不要爷爷送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迷上了画画。

写字也是私塾的功课。祖父特地把他珍藏的半截线墨、一块破砚送给了他，又买了笔和描红纸。于

是他天天就着描红纸练字。有时写得腻了，他就在描红纸上试着画些小东西，家里有的，路上见的，山鸡啦、鱼啦、花啦、什么的，越画越有兴致。有一次，他在一家邻居的门上看到了高高贴着的雷公像，虽然笔意粗糙，那威武的姿态已是够吸引他小小的心灵。他试着临摹了几张，都觉得不像，后来索性搬一张凳子，用近乎透明的薄竹纸覆在像上，一笔一笔地描下来。描好一看，象模象样的。他欣喜地拿去给同学们看。

“像！真像！阿芝，你给我也画一张吧！”

“给我也画一张！”

他爽快地答应下来，于是画画的兴致更大了。他常常将描红纸对折撕开了，画他喜欢的各式各样的玩意儿，花卉、草木、鸟兽、鱼虫无不入他笔下。有时甚至星斗塘边钓鱼的老头儿也给他画得维妙维肖。倒是雷公之类的，他倒是不喜欢了，因为谁也不可能真正看到过。画画身边物，不向鬼神求，他一生都是如此。

由于画画极多，阿芝的描红纸越用越多，经常两三天就是一本。外祖父渐渐发现异常，调查了出来。“只顾着玩，把写字都搁一边儿去了，你看看，描红纸白白浪费了多少？”外祖父多次呵斥，又谆谆教导他：“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阿芝听着这些话，心里很惭愧，他知道这些描红纸都是家里人千方百计省下钱来买的。从此他尽量不去撕描红纸了。只是画瘾却不改，私下找些废纸、包皮纸之类偷偷地画。

然而，阿芝又要面临一个多事之秋。收获的季节本该是庄稼人最高兴的时候，可这年田里收成很不好，这对于本已艰难的齐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阿芝已不能再去上学，就在家里帮点忙，补补人手。掘芋头、挖野菜，到处找吃的来充饥，一家人困苦不堪。他的不到一年的小学生涯也就此结束了。

“铃铃铃……”一阵清脆的铜铃由远而近，山路上，阿芝领着二弟，牵着牛担着柴回家了。夕阳下，他胸前的小铜铃、铜牌闪着光，这是他祖母、母亲买给他的，说是可以避邪。老远就见祖母立在门口眺望，等他们回来吃饭。

这三年来，阿芝一直在家里帮忙打杂。挑水种菜，看管二弟，再到山上砍些柴，除了家用，还可以卖钱。后来家里租了几亩田，买了一条耕牛，他又多了一项任务——牧牛。他可是个不赖的帮手了，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但一有空，他还是不忘读书写字。他把外祖父教过的书从头至尾地温习，又学

起了《论语》。爷爷买了写字本和字贴让他临摹。画画是不敢用这些纸了，他搞来好多没用的纸张，在反面涂涂抹抹，从不停歇。每回上山，他除了应做之事外，就是看书。有一次，看书入了迷，竟忘了砍柴。天已黑了，忐忑不安地回到家里，幸好无人埋怨。匆匆吃罢晚饭，他又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祖母觉得穷苦人家，不多帮助些家用，整天读书写字，也不是个事儿。于是说：“阿芝！不是我不让你读书，你每天一歇下来就念啊写的，又是个啥理儿呢！俗话说，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就说家里没了柴烧，再咋办呢？可惜生下来的时候走错了人家！”说这话眼也红了，从此阿芝上山虽仍带了书去，但总是把书挂在犄角上，等砍足了柴，捡足了粪，才坐下来看书。这样坚持着，居然把一部《论语》解决了。

1874年正月二十一日，春节刚过，齐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12岁的阿芝娶亲了。他们的乡俗，男孩子家为了多个人手，早早地娶个媳妇，但到长大了才能圆房，叫童养媳。至于女家，家里贫困，少一个人少一张嘴，也是两下乐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那时候，阿芝也没什么好说的。妻子名叫陈春君，生得秀丽玲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春君虽然才13岁，但一过门，立刻就成了好帮手。扫地

做饭洗衣服带小孩，从早到晚忙进忙出毫不停歇，又勤恳又孝顺。

天有不测风云。到端午节，祖父忽然故去。这是阿芝有生以来第一次遭逢不幸的大事。回想爷爷以前用黑皮袄裹了他暖睡，手把手教字，那些温暖的回忆只痛得阿芝三天三夜吃不下饭，伤心不已的祖母反倒来劝慰他。大人们东挪西借张罗了些钱将就着办了丧事。家中遭遇这一变故，更见窘迫，经常数日揭不开锅。穷人的苦，真只有自己知道。父亲独自在田里操作，经常累得回家觉也睡不好。到阿芝十四岁上，就叫他下田帮忙，扶犁、插秧，品尝着庄稼人的辛劳、营生的难处。劳累之余，阿芝经常痴痴地看着轻盈的蜻蜓在秧田上空翻飞起舞，看着草间的许许多多小昆虫蹦来跳去。他对大自然充满了爱趣，凝聚在画中。

二、木匠生涯

阿芝 15 岁上，父亲看他体弱多病，实在不能胜任田里的活儿，就让阿芝拜了一位木匠齐仙佑为师学木工。学的是粗木作，做些桌凳犁耙，本行却是盖房子立木架。齐仙佑脾气不好，嫌阿芝力气太小，没多少时间，就把他辞退了。后来齐以德又托人找

到一位粗木匠，叫齐长龄，阿芝跟了他。这位齐师傅很疼爱他，看他力气小，经常帮他扛木头，揽了重活，让阿芝拣些轻便的做。还劝慰他说：“什么都是练出来的，好好练，力气就会大起来。”

那时候，木匠行业大小器作分得很明，小器作的木匠因了做的细活，雕花刻图，都是精致小巧的东西，自觉高人一等，很看不起做粗木作的木匠。他知道了，很不服气，暗下决心要学会它。家里人也担心他做大器作太危险，弄不好要出病来，于是了解了他的心意。他在16岁那年，辞别了齐师傅，拜一位雕花木匠周之美为师。周之美是白石铺一带有名的雕花大匠，妙手生花，用平刀法雕刻人物尤其是他的绝技。38岁的周师傅孤身一人，生活凄清，收了阿芝这个徒弟，两个人真好像前世有缘一般，感情非常融洽。阿芝很喜好那些精美的图案，那迎风拂摆的蕙兰，飞檐挑梁的楼亭，束带飘袖的人物，与他平时画的自是不同。周师傅从各式各样的图案画开始，教他把握图案的结构，木料的选择，刀法的圆转，从平刻到深雕，循序渐进，倾囊相授。阿芝本有两年的木匠生涯，又有画画的底子，在周师傅关照下，进展神速，半年工夫就把其他人要两三年才能学会的雕花的全部手艺学会了，后来不但掌握了平刀法，又琢磨改进了平刀法。周师傅看着阿芝

的灵巧勤致的双手把一堆堆木头雕成生动美妙的工艺品，刀法娴熟而有心意，不禁心花怒放，常在别人面前夸他的徒弟肯定青出于蓝，前途无限。

按小器作的行规，阿芝 19 岁时，终于出师了。在乡下，出师就象秀才中举一样，是件大喜事。家里人专门挑了一个黄道吉日，摆了几桌酒席。就在这一天，他同陈春君圆了房，喜上加喜。

这几年来，周之美一直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他出师后，路子还不熟，周之美就带着他干，尽力帮他宣传。主顾越来越多，有时周师傅就叫他一个人去做。活儿干多了，他就觉着雕来雕去老是这几个图案，老掉牙了，太不新鲜。于是就尝试着扩大题材，把他平时画的杜鹃、芍药、桃、李等花木甚至鱼、蝴蝶之类的东西雕进去，又精心设计了图样。他还自创了“刘备招亲”、“郭子仪拜寿”这些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图案，别开生面，富有趣味。这一尝试，果然大受欢迎，家家都赞芝木匠雕出来的家具花样繁复，形式新颖，生动活泼。“芝木匠”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20 岁时，幸运再次降临到他身上。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主顾家里发现了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五彩套版《芥子园画谱》。这部书哺育了多少有名

的画家啊！它是清初文人沈心友组织了当时几位大画家历经多年精心编撰而成的，汇集了各种题材。他找到的这套少了一本，但也够他欣喜的了。书中不仅讲了许多绘画的切中要害的理论，而且从第一笔起，到画成全幅，构思、落笔、线条、搭配、结构布局，从细到大，都有详尽的描绘，逐步指说，最是实用。他真想立刻抱回家细细临上百十遍。可是别人的东西又不能久借不还，买又没处买，怎么办？心生一计，他决定将这部画谱勾影出来。

买来纸笔颜料，就着松油柴火，他每天收工回家就趴在桌上忙着勾影。他渐渐明白了自己以前画画小毛病太多。往往人物比例失调，花卉叶子总不那么般配；布局上的漏洞更大，缺乏结构的均衡与巧致。足足半年工夫，他终于勾影完毕，钉成了16本。这16本《画谱》成了他最心爱之物，一遍遍地临，一遍遍地画，除了做工，它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一边学，一边用，他把画谱中学来的图画用到雕花中去，雕出来的东西更见精美，花样也更丰富了，似乎永远都有新意。

几遍临摹下来，他的画稿存了厚厚几叠，画艺也在逐步提高，作画维妙维肖，笔意生动，只是还停留在形似阶段。乡里人看到他的画都拍手叫好，许多人都争着请他画画。这样，他画画的名声也越来